

外牌限行新政首日,本报记者现场调查发现——

高架“绿区”延长地面高峰提前



本报记者 李一能 程绩
通讯员 孙国富 李辉

今日起,本市部分高架道路(城市快速路)对悬挂外省市号牌小客车、未载客的出租小客车及实习期驾驶人驾驶的小客车限行时间进行调整,从原先的 7:30—9:30、16:30—18:30 调整为 7:00—10:00、16:00—19:00,限行范围不变,时间延长。

今天上午,记者从交警部门获悉,本市交警今天提前上岗,在多个高架匝道口派驻警力,对外牌车辆发放告知单,提醒司机不要闯入禁区;并在 9 时 30 分将停在各匝道入口处的外牌车劝离。10 时后交警部门表示,今天高架绿色时间延长,地面高峰时段提前。

上午7时 劝阻20多辆外牌车

上午 6 时 52 分,内环高架宛平路上匝道,记者看到一辆鲁 B 牌照的外牌车辆准备上高架,徐汇交警支队三中队指导员顾之峰将其拦下。“你好,今天已经实行了外牌限行的新规,部分高架道路 7:00—10:00、16:00—19:00 限行,请问你前往哪里?”司机告诉民警:“我不知道这个规定嘛,我要去浦东,南浦大桥下。”顾之峰告知他就算现在上去,也会很快被交警劝离高架。司机随后听从了交警的劝导,选择从地面绕行。

6 时 56 分,一辆皖 L 的外牌小客车来到这一匝道口,司机要前往龙东大道,同样表示不知道新规定。民警向他发放告知单,并将其引导至地面道路行驶。上午 7 时,限行规定正式开始实施,首辆外牌车浙 A 车牌的小客车被劝阻。至上午 7 时 30 分,共有近 20 辆外牌车辆被劝阻,改走地面道路。

顾之峰说:“内环高架宛平路上匝道历来是一个繁忙匝道口,一般七点半左右,这里的车流量就非常大了,新的限行规定实施后,我们提前上岗,进行劝导,将车辆分流至地面道路,尽量缓解高架通行压力。”记者了解到,今天交警部门增派警力,在多个上匝道口提前告知劝导,特别在 6 时 30 分至 7 时,9 时 30 分至 10 时这两个时间段,民警还将重点提醒。

6 时 30 分,另一路记者在长治路九龙路口看到,已经有很多虹口和杨浦方向的来车行驶到外滩隧道准备进入延安路高架主路,其中三分之一是外牌车。记者观察,7 时后进入外滩隧道的外牌车数量远少于 7 时前。

上午9时30分 等待放行车辆锐减

上午 9 时 30 分,闵行交警支队三中队民警杜惠杰已经在莲花南路沪闵高架上匝道口执勤。以往每到这个时候,就会有外牌车在此处排队等候高架限行结束,而交警则会将这些车辆劝离。但今天上午 9 时 30 分前后,这一匝道口没有一辆排队车辆,只有个别外牌车径直驶上高架,由于车速很快,交警只能拦下个别外牌车。

“在这里排队的司机对限行措施向来比较关注,可能他们都已经知晓了规则的改变,所以就不来排队了。”杜警官表示,将会执勤到 10 时早高峰限行结束,如果有车辆排队,将立即把这些车辆驱离。

杨浦交警支队七中队警长姜均彦告诉记者,他所执勤的匝道是中环国和路、政通路上匝道,上午没有发现有车辆排队的情况。据了解,该匝道曾经有不少外牌车排队等待限行结束,但经过一轮整治,情况已经有所好转。



■ 今天 7 时 10 分,交警在内环外圈宛平路上匝道劝阻并引导外牌车辆走地面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外牌车主 提前出门“高架+地铁”

外牌车主乔先生家住杨浦,公司在静安寺,以往每天他都是卡着时间,7 时许出门经过外滩隧道上延安路高架,一般 7 时 30 分前能下高架。今天新的限行政策首日,早就做好功课的乔先生,选择了一条全新的上班路,他 6 时 30 分出门,由黄兴路上内环高架,经由中环到一号线汶水路站,6 时 50 分按计划顺利下高架,7 时 5 分把车停在了汶水路站,这里是目前全市 10 个 P+R 车站之一,在此停车只要换乘地铁,取车时就只需付 10 元一天的车费。到静安寺,他需要换乘 2 号线共乘坐 9 站地铁,最终他早晨 8 时到公司,“比平时晚了 20 分钟,但我的记步软件显示我走了两千多步,等于锻炼了,感觉还不错。”

相比之下,在漕河泾上班的罗先生新政之后的上班路就更加辛苦,因为从杨浦区到

漕河泾的公共交通不太方便,今天他 6 时就出门,“就担心今天第一天外牌车都会提前上高架,7 点前不能从虹许路下去。”结果比预想的顺利,他 6 时 40 分就到了虹许路,但对于未来他还是很担心,“现在天气好早点起床没关系,想想以后大冬天也要每天 6 点起床,我还是继续拍沪牌吧。”他和妻子两个人现在都在拍沪牌,但努力了 8 个月还是没有拍到。

还有一些外牌车主则索性放弃高架,家住杨树浦路的张先生,今天反而比平日晚半小时出门,“既然高架限行时间提前了,我就干脆走地面。”他提前在手机导航软件里设置好了躲避限制路段的功能,目前部分导航软件已能做到这一点,在右上角的偏好中输入车牌号,之后的导航中就会自动躲避限制路段。

本报记者 程绩 李一能

辆的驾驶员自觉遵守上述规定通行,违反相关规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法律法规,予以处罚。9 时 30 分,记者在高架上行驶时发现道路畅通,平时要 30 分钟的路程,今天 10 分钟就开到了。但地面道路却比平时拥堵。

申请外牌人数 明显下降

一块小小的车牌,背后是每年几百亿的市场。上海外牌新政下,外牌中介、汽车销售、拍牌黄牛这些紧密的相关从业者生态,也正发生着变化。

外牌中介 从代办外牌到代办临牌

王先生做外地车牌中介已经 10 年,外牌限行新政公布近两周,他说市场变化非常明显,“代办外地牌照的人数少了近 3 成。”4 月 2 日新政公布当天,有 3 个正在办外牌的客人要求撤牌,他们宁愿放弃数千元拍牌费,因为以后外牌转沪牌的手续更加麻烦,并且要另付一笔费用。

尽管办理外牌人数下降明显,但中介的生意依然红火,因为外地临牌的业务量激增。“那些拍沪牌十几个月还没拍到的,基本上都会找我们办理临时牌照,有的已经是第 5 张,快赶上办一张正式牌照的价格了。”王先生说。用完上海本地的临牌额度后,久拍不中的车主只能购买外地临牌。一张有效期为 30 天的外地临牌代办价格为 400 元,一个城市可以办 3 次共计 90 天。

相比代办外地车牌,代办临牌不仅手续简单而且利润更加丰厚。“各地办理一张临时牌照,价格都只有几元钱,而且很简单。过去代办一张外牌,我们的利润只有一半,现在办外地临牌,虽然价格只有几百元,成交量和利润率却非常大。”

沪牌黄牛 代拍业务是“空麻袋背米”

上周末是拍卖前的最后一个双休日,上周六上午 9 时,福州路国拍大厦刚开门,门口排队买标书的人已经从福州路排到了旁边的小巷里。国拍大厦旁的咖啡店店主说,2015 年以来这里排队买标书的人明显增多,他的咖啡销售额也增长了近一倍。

每个求牌心切的车主都要遭遇好几拨黄牛。“8000 元包半年内能中标,10000 元包 3 个月,选择 15000 元的客人最多,基本保证当月能有 90%的中标率。”现场的黄牛众口一词。一些购买标书的人大多都在考虑找黄牛代拍。一位张姓老先生说,他刚考了驾照,就是为了家里多一个拍牌的名额,“我儿子连拍 12 个月都没拍到,临时牌照已经换了 3 个省的,现在多我一张驾照,也就多一个机会。”最后,他在两家黄牛处都办理了 15000 元的“顶配”。

黄牛代拍到底有多“保险”?一位已经退出江湖的“老法师”说,黄牛拍和自己拍中标几率其实相差无几,所谓有“特殊资源”都只是唬人的话。上海市交通委相关人士也告诫,“不要盲目相信黄牛,其实他们也是拼几率而已。”

汽车4s店 新能源车继续热销

记者从上海市新能源汽车推进办公室处获悉,3 月份上海新能源车的上牌数量为 2000 辆左右,相比去年的平均上牌数增加了一倍。在沪牌越来越难拍的背景下,新能源车是目前最可靠的选择。记者昨天联系多家新能源车销售店,包括荣威、比亚迪、北汽和奇瑞等,获悉目前新能源车的订单都需要等待 2-3 个月,在安享的荣威 4s 店,工作人员透露 4 月以来每天都至少收到 30 张订单,新能源车供不应求。今年开始,上海购买新能源车的门槛提高,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必须先提供充电桩安装证明,这就要求车主要有固定车位,很多人为了获得新能源车的购买资格,都不惜花费二三十万购买车位。

本报记者 程绩